

● 我走过的

# 路

張俊彪

## 作者简介

张俊彪，1952年生于甘肃省正宁县一个农民家庭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中国鲁迅文学院毕业。著有长篇传记文学《刘志丹的故事》（甘肃人民出版社）、《红河丹心》（甘肃人民出版社）、《黑河碧血》（陕西人民出版社）、《血与火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）、《最后一枪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），长篇报告文学《染血的黄土地——西北大决战》（解放军出版社），散文集《神泉》（甘肃人民出版社），儿童小说集《牛圈娃》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），长篇小说《山鬼》（解放军出版社）、《省委第一书记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，共10部；发表电影文学剧本3部，中短篇小说50余篇，散文60多篇，诗歌120多首，论文20多篇；计约300多万字。曾数次获得优秀文学奖。

# 目 录

农民·军人·作家(代序)……………林 泉(1)

我走过的路……………(30)

同样有血也有泪……………(112)

我要站起来……………(133)

来自青山绿水间……………(139)

我是塑造出来的……………(147)

文学创作的“秘诀”在哪里……………(152)

创作之源……………(155)

我与我的传记文学……………(158)

提炼素材 开掘主题

——写在《黑河碧血》问世之后……………(170)

因为我爱……………(186)

我建造,用真情实感……………(190)

草原与小牛……………(193)

复读者来信……………(195)

我是一棵小树苗……………(200)

捧献阳光雨露的人们……………(204)

再塑造一个我.....(209)

有爱有恨有血有泪终会有文学(代后记)  
.....(210)

# 农民 · 军人 · 作家

——代序

林 泉

你对一位作家一无所知，就想真正读懂他的作品吗？不，千万不要这样去想。不然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得首先去读作家——这本活书，而且要细心地去读，直到读懂为止。你懂吗？

人是什么？或者，是泥土里  
的一条小虫？不，人什么  
都不是。！ + ? = 人

我知道，在中国当代文坛上，出了一个张俊彪。

张俊彪，这名字，我知之甚早。绝对没错，10年前，我就盯住了这名字。

至于他，是高？是矮？是胖？是瘦？还有其他种种，如果用一种外交辞令，那就是“无可奉告”。因为熟悉他，我是由他的作品开始的。不

知为什么，在我心目中，他越来越成了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作家。

我敢说，这印象，是他的作品的力度与美感给我的。

然而，我与他，相见恨晚。

去年初春。北京风沙正猛。我和他，考入中国作协文讲所（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）。是同学，同在第八期创作班。他，有农民的质朴，有军人的干练，有大将的气质，有政治家的风度。中等偏高的个头，胖瘦适中，方脸阔额，浓眉大眼，很快赢得“英俊少年”的誉称。从签到簿上，得知他刚刚进入而立之年。记得第一次见他时，我摇着他的大手，惊得直叫：“哎呀！真不敢相信，你竟这么年轻！我总以为你是个老头子呢！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人们都是这么以为的。”这话，让他说得如此轻巧。

日子一久，他在我的心目中渐渐地高大丰满起来，有血有肉，有光有亮。

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。但是，却不全是。他的原籍在陕西省旬邑县张家川卧龙山下，父亲十几岁上就做了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，秘密传递信件于红河两岸。九死一生，至今身上尚留着伤痕。解放战争前夕，在一次送信途中，打死国民党一军官，被淳（化）旬（邑）邠（县）三县通缉捉拿，不得已，携家小转移到甘肃省正宁县永和原文章公村。分田地，互助合作化，事事在

前，做了几年村干部。有一次，村干部开会，因故去得迟了，却听得此地人在窑内的一席话：

“这家伙，一个外来户，还想骑在我们脖子上屎撒尿，称王称霸！得趁早收拾，把他的头给压下去！”单丁独门，孤身一人，能生存便是万幸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他的父亲从此便结束了十多载的革命生涯，忍辱受屈，把两只眼睛盯在泥土中，做起老实的农民来。1952年阴历9月28日，正当午时，在田地里劳苦了半天的母亲，回家给老黄牛垫圈时，将他过早地生在了牛圈里。他，一来到这人世间，便与泥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没有花，没有蜜，一出世就同饥饿和贫困为伍。这，就是他的童年生活。不错，地处子午岭西部边沿的陕甘边老区，是他的故乡。有山，有水，有花，有草，风光是无限美好的。这里的父老兄妹，用南瓜，用小米，用心用血用生命，养育了红军、八路军、解放军，孕育了整个中国革命。然而，革命成功后，最穷最苦最落后的，仍是这地方。每当谈到这些，他总是叹道：“美丽而不富饶，这就是我的故乡。”这话，触动了他心中的苦痛，感情极沉重。

母亲没有乳汁喂养他。他是一个没有奶水喂养的幼婴。靠粗面糊糊，捏住鼻子，将他养活灌大，是奇迹。他有点儿幽默地说：“我能活，能长大，是奇迹，也是创举。只是苦了我这嗓子，

从儿时就哭坏了。我真想唱，却唱不出，嗓子沙哑，五音不全啊！”

先天性发育不全。后天性营养不良。瘦得皮包骨头，三岁上还两腿发软，仍是站不直。大炼钢铁，将他家的所有铁器铜器一扫而光，连正在做饭的大铁锅也拔下来，砸碎在院子里，当成废铜烂铁收走了。铁与铜的浩劫过后，遍地炼铁的土高炉破产了，接二连三地倒塌了。卫星并没有上天。在一片废墟上，迎来的却是三年困难时期。故乡死了许多的人，如同一场大战之后。他没死，很幸运。

糠。菜。树皮。草根。玉米秆磨成的炒面。麦草发酵出来的饼干。能吃的与不能吃的，他全都吃过。在太阳下的黄土地上，他和小妹妹，对着太阳的光芒，互相透视纸一般薄的肚皮里包着的肠肠肚肚。他说：“当时看得一清二楚。真为那层薄薄的肚皮担过心，怕它包裹不住里面那些沉重的东西，什么时候突然会被撑破了。”

冬末春初。陇东的黄土高原上，赤裸裸的，什么也没有。饿极了，他象一条小虫子，去吃观音土。我惊得差点吼起来，连声问：“土，也能吃？”他停了许久，声调低沉地说：“能啊，能吃。第一口，有点儿泥腥味儿，三口之后，就没有什么特别怪的味道了。不过，得吃观音土，也叫白碱土。这种土，含盐碱多，沙石极少。吃的时候，你得小心，别把蜗牛吃下去，牛吃了蜗牛

也会胀死的。每次少吃点，吃多了千万别大量喝水，不然，也要出问题的。”

他喜欢思考。他的生活经历，要他不回顾，不思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：

“人民牺牲了成千上万，帮助党夺得了天下。党该做的，头等大事，就是医治战争创伤，让人民休养生息。例如，大跃进那几年，中国大面积的大丰收，可是没劳力收割打碾，能跑能走的人，全去炼了钢铁，家里剩下一些死老汉病娃，硬是瞪大了眼睛，看着让成熟的庄稼泡在泥里水里，烂在阴雨中的黄土地上了。不然，困难时期死得了那么多的人吗？天灾不可惧，人祸最可怕！”我曾问过他：“所有的人都挨过饿？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几乎都挨过饿，只是饿与饿的程度大不相同。数以百万的农民饿死了。更多的人差点饿死。只有两种人，饿对他们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作用。”我问：“哪两种人？”他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说：“一种是大城市的人；另一种是农村里的一切大小干部。”他的眼圈早湿了，眼睛红得怕人。

他的童年没有乳汁。

他的童年吃过观音土。

父亲早就安排了后事，打定  
死的主意，却未能死成；  
而母亲一直想活下来，但

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间。  
这种命运，原本是可以改变的，但当时却无能为力。嗟乎！

个人的命运，一半归于社会，一半才归于个人。

人，谁都有自己的过去。这过去，多一半是属于大家的，少一半则是属于自己的。

不论谁，在他的心灵深处，都筑有一座坟墓。这墓里，埋藏的尽是永远只能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隐密。绝大多数的人，将带着心灵的坟墓，走入棺材。唯极个别的人，才肯对着真正的知己，将心灵的坟墓掘开一条缝儿。

张俊彪本来就是一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。对我，更是如此。世人都说他是幸运儿。我看未必。

生物界，有排斥。植物界，有排斥。动物界，有排斥。在高级动物界的人类中，同样有排斥。张俊彪一家，在村子里，是外来户，受到排斥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他的父亲，是一条吃得铁咬得钢的好汉，身高190公分，体重180多斤，魁梧健壮，力大无比，能将压田的石碾子扛到肩上走半里地，能把打场的石碌碡抱起来转18圈再举过头顶，能挑着将近300斤的担子翻几架山，能一拳将一个壮汉打倒在地，又识得许多字，喜欢说

公断直，是方圆百十里数一数二的大能人。但是，在村里，他却受尽了欺凌，不论谁家的小孩也直呼其名地敢大骂他一通。他什么也不怕，只怕人家断了张家的根。困难时期过后不久，允许“三自一包”，为了消灾避祸，为了一家人的活命，他自告奋勇，携家带小，远离村庄，到十几里以外的一个荒僻山沟里，住进一孔破烂窑洞里，承包十几亩山地。队委会决定，写在白纸上，墨笔黑字，字字分明：承包一年，交粮5石5斗，合2200斤，所剩归己。十几亩荒山坡地，亩产上百斤极难，如何完成这任务？披星戴月，如牛如马，父亲一把镢头，边挖荒地边埋种子，200多个日夜过后，七寸长的镢刃，泥土磨去了几寸，核桃木的镢把，双手磨断了几根，一双粗手伸开了攥不住，攥住了伸不直，娃娃嘴似地布满了震裂的血口子，看了让人伤心落泪。可是到了秋后，队上来人，连新开的荒地一起算，原定数字翻了一番，大囤小囤，坛坛罐罐，是米是面，一搜而空，尚且不够。一家七口，全年未给一粒粮，怎么活命呢？

只一夜，父亲的须发白了一大半。第二天清早，父亲叫醒他，一人扛了一把镢，翻过一条小沟，到对面山坡上收获过的空地里，寻找漏掉的小洋芋，准备再度三年十寸肠子九寸空的困难时期。那一年，他还没有镢把高。父亲一边在黄土地刨着，寻着，一边将他所知道的张家的身世，

讲述给儿子。最后，父亲拉着泪腔叮嘱道：“娃呀，咱家祖上的事，我今早全都告诉你了。咱家落到今日这下场，全怪我当初没听长辈人的话，十几岁上就干红军的秘密交通员，到后来无路可走，背井离乡，逃到这村里。也许，这些都是报应，是我的命太苦，害了你们娘母子。本来，我过去救过几个人的命，听说如今都做了大官，想去找，可是又一想，我一个土门庄稼汉，既没盘费，又开不出证明，人家还认得吗？算啦！我活够了，不打算再活了……只是苦了你们娘母子几个……你妈体弱多病，你两个妹妹还小，你弟弟还不满岁，我死后，这一家人的担子，都落在你肩上了……碰运气活吧！也许，你命大，日后会比我强……反正，我不想活了，活不下去了，也活够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父亲声泪俱下。沉默了许久，才说：“算了。今早你早点儿回去吧！你先回，桶在河边，捎担水回去。少担些，担两少半桶，别压得不长了。你妈饭好了，你们先吃，别等我。我想在这里，没人，再好好想一想……去吧！”父亲再三催促，他只得留下镢头，去了。父亲回得很迟，却没有死。几年后，他才说：“那天早上，我打定了死的念头。是儿子留下的镢头，救了我。我把绳搭在杜梨树上，却看见了那把镢头。忍不住，又跑到地畔，想再看一眼儿子。我见他在小河边舀水，人和桶一般高，心就一下子软了。我死后，他怎么养活这一家

人？要是他们也活不下去，我在阴曹地府里，怎么有脸去见祖宗？……妈的！害我死，我偏不死了！”

七口之家，一年无粮。靠借，靠糠，靠野菜，靠树皮草根和观音土，终于拉住了命。连续两年，收成不好，人均全年口粮不上百斤，还要还借的粮。不上百斤的口粮标准，全村只有他一家。父亲一个劳动力，一个劳动日值3分钱，弄不好还出现负数呢！母亲每顿饭总是站在灶台前，汤汤水水，先尽父亲，再是儿女，常常吃光了，她只得喝上半碗涮锅洗碗水。她常年浮肿，脸色刷白，是饿的。父亲找来医生，医生说需要吃补药。没钱买药，母亲拒绝吃药。她要活下去，要看着儿女们长大。

不久，农村大批单干风。父亲因承包过山地，自然被批，又发落到三关口，说是修水库，其实是劳改。白天背石头，夜里挨斗，差点死掉。他咬紧了牙关，就是不死！

母亲遵照父嘱，送张俊彪去读书。学校成立少先队，吸收他入队。早上放学时，老师要他带来2角4分钱，才发给红领巾。他回家，告诉母亲。母亲停下做饭，翻箱倒柜，找不出一样可以换钱的东西。母与子，抱在一起，哭作一团，早饭没有吃。父亲仍在三关口背石头挨斗。他在学校要入少先队。母亲理解他。“听话，乖乖去吧！”母亲用手给他擦着泪，自己却哭着，说：

“跟老师说，红领巾先戴，钱，晌午放学后妈给你。”晌午放学后，他戴着红领巾回家。母亲在做饭。油漆斑驳的柜盖上，放着2角4分钱，全是皱皱巴巴的纸币。母亲剪掉了一头美丽的乌发，用头发在游乡串村欺骗婆娘娃娃的货郎客手中换得了钱，只仅2角4分。他胸前飘着红领巾。母亲的头上，裹着一条长长的黑包头。那阵儿，农村很封建，妇女剪短发是大逆不道的，会招来村人的唾骂。为了儿子，母亲敢！

终于，母亲象一盏耗尽了油的灯，熄灭了。

他知道，母亲的死，虽不在国家的困难时期，却在他家的困难时期，是饿的。母亲希望活着，只活了38岁。

人生有三大不幸。第一，幼年丧母。那一年，他刚满10周岁。大妹8岁，小妹6岁，弟弟只有两岁多一点。刷锅燎灶，拆洗缝补，一切家务，落在了大妹肩上。在家中，她顶替了母亲。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，每天，她还要顶着那长天大日头，去挣队上的那2分工，日值不到1分钱。还要照顾小弟小妹，还要为他做干粮，送他到15里以外的镇子里去上学。他不忍心，执意退学。不料，吃了父亲一顿棍棒，只好不再提起退学之事。

妹妹站在木墩上，蹣跚着脚，半截身子倾爬在大铁锅里，为他烙干粮，糠和菜捏的饼子。烙了一周的干粮，她留给父亲一块，分给小妹小弟

各半块，自己从不吃。她怕他挨饿。他每次执意留下两块，劝她也尝点。可是，当他背着盛满糠菜干粮的篮子（同学们都用布包袱背着麦面锅盔，他家没麦面，没杂面，只有糠与菜，也没钱买包袱，只好用篮子，父亲编的篮子）走到学校后，一数，才知妹妹把他留下的两块，又偷偷地放回篮子了。

妹妹爬在冰冷的炕上（没有柴禾烧炕），给他做棉衣。棉絮碎成弹弹块块，她耐着性子，一弹弹，一块块，撕得装在衣布上，然后，再翻。她太小，不会翻棉衣，连自己的头也装进了棉衣里。她退出头来，棉絮全乱了，一天的辛苦付之东流。小妹小弟望着她满头满脸的棉毛，傻笑，她也笑。笑过之后，接着再做，在灯下。

他很动感情地说：“我穷，在全校是穷出名的，穷得被人看不起。胃病，是那时就饿出来的。衣服破得见了女学生不敢走路，羞得抬不起头。怕羞，是那时就悟出来的。不过，我的学习，在全校是第一，在全县也是第一。高小，初中，高中，大红榜张贴在街道上，我的名字，字字如花，排在榜首，他谁也没办法！我上学，不比别人，不用心，能行吗？！”

他本来是学校宣传队的骨干分子。吹笛子，拉二胡，登台演出，样样他都行。母亲死后，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孤僻，沉默，一年说不上几句话！

他是一个没娘的孩子。

没娘的孩子短精神。

幸亏，他还有一个好妹妹。

枪打出林鸟。出头的椽子先烂。这虽是古训，却不能一概而论。泥土里能生出小草，石缝里却能长成大树。天无绝人之路。但路得靠自己走出来。难道不是么？！

红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。十年大动乱拉开序幕。张俊彪立志要上大学，将来铲除人间邪恶，学政法，做法官，这些充满梦幻的理想夭折了。他以全县第一名的考试成绩，刚步入初中，学校里出现了红卫兵，抓黑帮，斗老师。他逃脱不了“黑尖子”、“黑宝塔”的厄运，大字报上被点名，被排斥在红卫兵之外，被冷眼歧视。父亲坐在炕头，对着煤油灯，点燃一锅子旱烟，吸了许久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不念书，斗老师，都是坏学生。老师是教身父母。你不要跟上那些坏学生胡闹，不让你入红卫兵，也好。入它那个干啥？能顶吃？能当喝？”父亲又吸烟，半晌，才犹犹豫豫地说：“你还小，不懂事。那些打江山的功臣都挨整，啥原因？朝里出了奸臣

啦！”他吃惊地问父亲：“奸臣是谁？”父亲用烧红的烟锅头，朝墙上的一张画上的林彪头戳了戳，说：“这不是？就在毛主席的旁边！尖嘴猴腮，扫帚眉，鹰钩鼻子，老鼠耳朵，大奸臣一个！天下要被他搅得大乱一场哩！乱成麻，烂成泥，再出圣人，重新治理……唉！就不知要乱多久？”说到这里，父亲又对他和弟妹们说：“今晚我说的，出去别乱说，弄不好就是个满门抄斩！”尔后，才说：“俊彪，我本想，小车不倒只管推，只要你书念得好，我就是吃菜咽糠，穷到把裤子脱的卖了，也要供你上完大学！可是，眼下乱成这样，先生全被打倒了，没法上课了，你就回来，帮我打下手，劳动挣工分吧！”

他，遵父命，回家种田。庄稼活儿，他从小就是干惯了的。6岁放羊，8岁牧牛，10来岁赶着牛驴下田，耕耘耙耨，独当一面。搅粪下籽，锄草定苗，打碾扬场，他是庄稼行里的小把式。他又喜欢帮人，干活歇下来，不是帮军属念信写信，就是给大人小孩剃头刮脸，很快取得一部分人的信任和赞誉。这时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一个冬夜，他扛了一把铁锨，去1里之外的队窑里记工分。他赶到队窑里，记完工分，正要回家时，队长拦住他，冷声道：“先别走！记完工，要开个会！”他坐在窑帮一条长凳上。炕上，挤满了长辈们。满窑里烟雾腾腾，十分呛人。原来这会，是给他开的。因他在下午劳动